

928
コ
4

皇  
明  
文  
衡

四





皇明文衡卷之十

論

樊噲

高啓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推鋒從沛公以芸菹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旣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

憂深慮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  
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  
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  
刻矣哉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  
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  
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  
李兪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  
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  
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  
挾讐言所親而嫉所愛一爲所惑則父不得爲慈父子不得爲

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  
爲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  
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  
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  
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倏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  
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  
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到懷惋惻  
但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  
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  
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殺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  
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  
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可

思詡曰思泰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必之忠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慎哉

民政論

方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猶鹿豕猿猴餒則食飽則奔逆跳躑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史以至於大夫公卿由于男以至於公侯各敬其所宜敬

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爲足也復制洎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司徒五家爲隣五隣爲里里四爲鄰四鄰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怒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易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

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私心自爲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  
刳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刳黔首譬之去悍馬  
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  
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  
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之民卽三代之民也在三  
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凶戾視其君如仇  
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  
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評語而  
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  
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脩致治之  
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  
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奸而肇釁繫而至殺之易

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  
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  
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  
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  
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勵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  
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  
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  
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  
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  
之倫不可恃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  
義少不嫌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  
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傲隣里鄙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

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爲先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決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

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之以孝弟嫻睦雖未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大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其詳且慎也蓋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取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大學有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有爵祿之心大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詩業文挾弓矢角弩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人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

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即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祐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弩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爲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

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臯陶益稷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得其所不能且將拜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踈遠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難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弗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



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  
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  
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  
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  
郡縣旣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

宜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脩知各  
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  
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  
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  
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  
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  
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  
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  
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賦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  
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強識而通敏者則  
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  
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  
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  
政也而爲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  
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自也問其宗族鄉黨  
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  
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  
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  
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  
郡縣旣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

宜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脩知各  
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  
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  
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  
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  
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  
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  
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  
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  
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  
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  
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  
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  
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  
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  
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  
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  
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  
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  
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

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回之事見無  
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鱗唇掀鼻俯膂直躬  
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  
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  
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  
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  
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  
有盡故必假旣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  
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  
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  
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  
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

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

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讙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監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變變然順之不敢見於色

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敷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子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樂毅

燕昭王師樂毅自魏往拜爲亞卿後伐齊封爲昌國君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

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求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

兵威既振所不下者皆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剴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剴之讎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援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救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救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爲愈乎大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

於言也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捨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層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之尊而夷狄服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涿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

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  
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  
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墮壞其  
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余昆不問而恐陰陽不和  
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  
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  
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  
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  
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華風易俗陷斯民於  
禽獸而惟一牛之間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  
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恠雖可稱如吉  
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

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  
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  
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  
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  
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  
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平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  
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  
由而盡備哉然古人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  
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  
而定他日爲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

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道者可以無亂夫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

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官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王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眾矣然



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拘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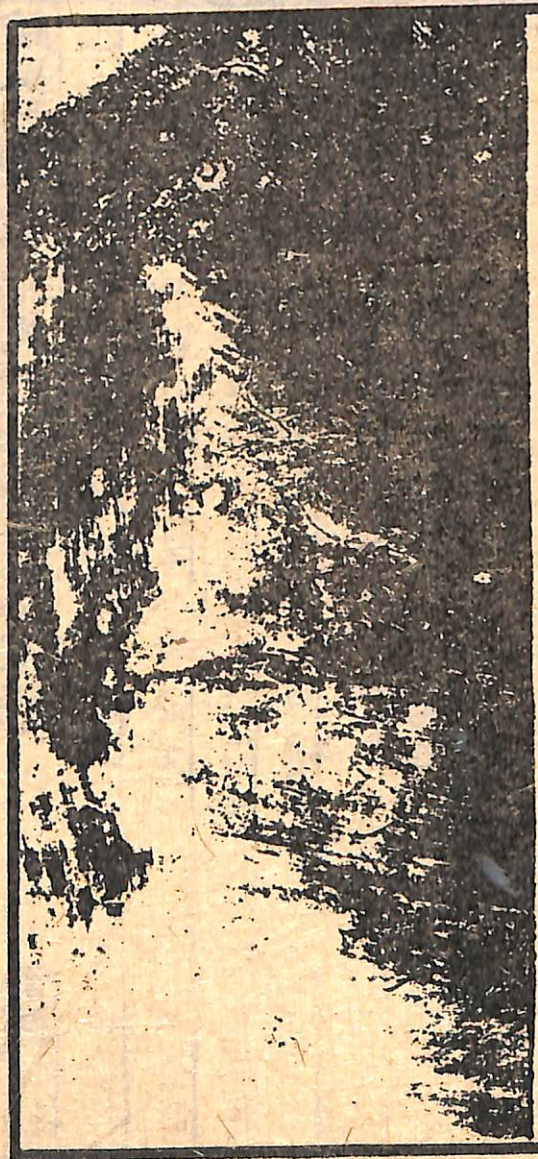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蕘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著之弊必至於瑤臺瑯室孔子之

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豈豈可苛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忝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

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  
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  
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  
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  
未旋踵卽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  
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  
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  
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  
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  
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  
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  
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

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皇明文衡卷之十一

論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弼代之仁宗怒曰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曆四年

王叔英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邪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况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



恩當自己出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  
自己出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固  
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主人果何嫌於恩不出於己也哉  
雖然爲人君者要當以公天下爲心惟在於爲天下得人而  
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己其恩之盡出於己者乃好利自  
私者之所爲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  
哉余懼後世有沮卻忠臣爲國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爲口實  
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爲人主之戒

高帝呂后論

梁替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  
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余乃踈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

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  
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后之爲人獨不知之邪彼固  
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  
知呂后之心矣夫畜老人猶憚殺曾謂國家之勳臣取而族  
滅之無遺噍類若且中免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  
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崩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  
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邢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  
遇之際士爲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  
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以  
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縮舊日里閭  
恩猶不減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  
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

恐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搖尾以恣饕餮苟無所得則爪膚拏毳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嘗言曰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爲劉氏憂亦且爲平勃憂也高帝目纔瞑肉猶未寒后也會無一髮之憾卽謀族殺諸將今日鳩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鳩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爲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褒姒高帝曷不懲此邪嫡妾之分亂

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奉奉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爲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劇令別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邪其巽言之邪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猶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爲周公威福之

柄文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  
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爲罪言曷  
不爲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  
曰以銅爲鏡不若以古爲鏡以古爲鏡不若以賢爲鏡書云  
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  
帝淫刑黷武沈湎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  
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爲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爲  
鑑而不以古爲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  
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爲鏡可正  
衣冠以人爲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爲鏡不以銅爲鏡也  
陛下誠能以煬帝爲戒以太宗爲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  
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

心爲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  
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爲不祥謬矣

論曹參

王直

漢曹參代蕭何爲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臣之  
相國也必思爲國建長久之業於道所當爲者夙夜盡心不  
敢少怠焉而况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用文武之道治  
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  
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  
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  
此豈苟且偷惰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  
矣他未之聞也曹參代之守何之約束曰飲醇酒不事事士  
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

公之所爲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邪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邪而參守之自以爲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大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旣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夙夜以此爲務爲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遠賢拒諫沈湎于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

久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爲正

宋論八

劉定之

以寇準爲樞密副使時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準爲樞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帝怒起入宮復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大臣同對言頃鄭吉犯賊少伏誅參知政事王沔弟准贓十萬杖復官帝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

當是時前代刑法慘毒之風始漸消泯然太祖命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其輕典固恣肆自若也而頃者田錫建議謂按獄官至以鐵爲枷蓋法外擊斷大率類此而朝廷丞弼尚復任

意操縱如準所對則何以廣仁恕之化擴治平之效乎計其  
民寃莫訴所在猶多而天意垂戒信不虛矣抑君相違缺此  
外豈更無可指而準不能無諱特本諸洪範傳所謂棄法律  
則火不炎上於罰常暘者為說乎夫洪範以為人君能建皇  
極則貌言視聽思得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時若不能建皇極  
則貌言視聽思失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恒若然得與得俱失  
與失並貌果恭而言罕有不從視果明而聽罕有不聰也特  
不獨至咎不單見時雨則必無恒暘恒燠則必無時寒也特  
就其事言之則各以類感就其徵言之則各以類厲云爾譬  
諸學者之於經謂溫厚本乎詩教設使學乎易書禮樂而亦  
溫厚謂非其所得不可也鑿者之於疾謂寒疾本乎陰淫設  
使遇於風雨晦明而亦寒疾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禹平九

年之水非但以貌恭作肅湯弭七年之旱非但以言從作乂  
周末之無寒歲豈惟視不明而豫秦亡之無燠年豈惟聽不  
聰而急乎至於聖之無不通配乎風之無不在然胥肩為以  
反風起禾為周成王所思之聖鷓飛石墮為宋襄公所思之  
蒙前日之不鳴條為何事之已睿今日之不應律為何理之  
未睿亦膠固不可為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脩  
於五徵無不當察於以趣得而去失違咎而求休苟徒泥班  
范牽合之說非惟昧禹箕授受之旨殆將使君建極之地者  
謂吾有是得也而休徵之應非其類有是失也而咎徵之應  
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怠人事矣援經陳謨之臣其可不深  
考乎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何以唐太宗爲哉帝深納之尋以爲參知政事行新法  
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  
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  
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  
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  
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  
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孰  
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區區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  
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  
哉私雇募馬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  
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卽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  
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

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  
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  
而待舖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  
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  
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  
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  
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  
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  
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主韶試於熙河章惇  
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達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  
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  
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

續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置狐兔刺鹿豕而碎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雍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興蹙蹙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為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頴詔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為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譏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為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昔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脩遂無辭

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天政當輔相位畧明覲覲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澆微塞絕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為鉅璧之纖瑕良榦之朽馬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

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人故也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嫉頤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顧臨詆頤章疏交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頤為首蜀黨軾為首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首其輔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儉平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培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

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願為首者願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願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願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願而惟已之尊不異已而惟願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言德行若願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

得俱足為寶可相羨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願之奸不假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羣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隣之兵也其不謹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容則猶兄與弟相閱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願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願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帝諷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伏之教懼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

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温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即九華王真安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已即書罰仙吏褚謨皆從帝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賚靈素無筭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升温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詼用資媒笑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毒殺允誠益自恣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以為言斥還死于故里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

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割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蘖聲色而天常失紛擾於胡羯戎羗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脩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錄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饗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脩丹煉藥之

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錄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  
靈素之側聽其朝詼蝶咲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  
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  
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  
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  
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  
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  
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  
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  
之餘竝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  
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  
則人理之當脩為而不脩為者多矣而况於奉其神養其徒

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  
難哉

康王構卽帝位于應天府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  
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  
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末統蓋天留  
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  
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  
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  
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為霸王糾合諸侯為周  
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  
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

謂固其存者也漢徵吳淩楚戊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藉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馬璋猶能嘔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害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

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寧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朱熹卒

熹之學後世論者謂爲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爲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卽乎實橫渠之弘毅

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平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爲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脗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憚乎以所長著稱也熹作徒與之講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剝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柏

爲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爲已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已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允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



此之謂也或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冰不可與炭同器若子之云則猶填鳴篳應可以奏於宮懸之間而備韶護之一音乎曰然曾哲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辨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者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詔經筵進講朱熹治鑑綱目

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

殉于梓宮英宗追崇所生諱者盈廷則爲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爲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斥僞學禁而師閩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亦由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之轍乎治鑑綱目者人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治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以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

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爲編年治鑑而文公做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二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爲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比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

火中婦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篲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篲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犁耜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至幸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

豈唯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數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茲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

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辯之

皇明文衡卷之十二

說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福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福福於人哉  
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  
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福福於人也而  
豈自矣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福福於人亦明矣曰  
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  
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  
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  
而生晞暘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  
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

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活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螭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距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所以私邪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

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然天不尤人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之驚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吁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竝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

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  
湯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行殃天之病也霧  
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瘧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  
蹶披揭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  
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  
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為氣  
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  
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  
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  
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

堯舜鑿而膠之桀紂暴虐湯武文鑿而膠之周末孔子善鑿  
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  
能於鑿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  
其鑿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  
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  
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  
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鑿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  
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為也曰天鑿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

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  
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  
天討也夫是之謂替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  
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  
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  
而不慈爲人幼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  
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  
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股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道于  
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  
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  
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  
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

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  
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  
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  
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邪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  
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  
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  
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  
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  
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  
曰旣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邪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

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間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樅二尺中析之一剗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剗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宜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樅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蒼勃以虛掌覆空罅之則火融融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猿說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點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

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號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况人也邪

雜說二首

王禕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瘳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噬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嘍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蕪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讐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鳥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每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鳥鳥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鳥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伴也蝟憚然而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憚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而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憚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甘監取茅鬼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秣取泔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

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馬衆深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其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

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

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及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白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正不推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

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全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為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為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

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與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辨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辨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非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囁囁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如夫問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為學之務

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宜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游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有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為孝之先務為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佶蒼吳君

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

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為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說且將觀厥成焉

鼠說

胡儼

胡子夜臥有鼠齒于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齧不已時狸奴乳別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狸奴置臥內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狸

奴狸奴非靈於人鼠畏狸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泣麟圖說

金寔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自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其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若以其為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

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蕭韶奏而鳳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爾若果以為瑞應則當去網罟絕罔罝從容在園游泳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淵同一哀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仲為兗州府推官嘗得是圖於關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為著其說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  
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爲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然者  
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爲之主  
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爲圖以示人亦必  
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乎曰以地爲  
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  
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隙初無圓者自來射之其影  
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  
必圓蓋一生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  
以見造化之知矣

皇明文衡卷之十三

解釋附辨

儒解

王禕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爲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  
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  
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  
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為  
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  
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  
為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  
周公孔子之所為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  
經凡帝王經世之畧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

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為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為業也咕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為儒也其為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為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為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

主知縣歟湖廣荆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為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為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

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蓋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為贈

養龍解

朱右

龍非可養也可養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養何加焉養得加之則非龍矣舂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鬣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穴其中置海水以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魚網得之若鼃鼃魚鱗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

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養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養龍解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

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久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并建星近斗并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說成易之事析因夷隲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末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譬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其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釋統上

方希古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  
宋也強致而暴夫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  
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  
苟以全有天下歸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  
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  
乎莽之不齒乎正統又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  
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  
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  
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  
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  
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  
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必加以是名也苟欲

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  
扶天理而誅人偽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  
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  
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  
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  
之實以明其是非而驟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  
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  
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  
古之能統一字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  
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  
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  
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

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若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矣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

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為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奸雄暴君不敢萌凌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

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偽則小人將馳駕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而暴者徒暴以正為正又以非正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黃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

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捨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自莫秋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昌焉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

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惑也何謂  
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  
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  
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沒皆曰崩葬必書其陵  
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  
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  
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  
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  
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  
可為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  
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  
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

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  
其罪以紀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  
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為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  
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  
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之死不  
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為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  
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  
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  
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  
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  
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  
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

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弒贊征伐以危正  
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  
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  
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弒  
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王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  
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  
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  
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  
賤也守道不污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  
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父也  
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為天下慮也奚而為天下慮  
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弒而不亡暴雷而繼世

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  
者君子之所取也

辨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  
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  
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  
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  
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克論衡云見骨體而知  
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  
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  
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

主也。公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樂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間與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暎計都也。星字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暎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詒普士薦皆業之士薦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貴玄之所造且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

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韋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暎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旣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竒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

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  
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  
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  
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  
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纏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  
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  
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  
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  
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又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  
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字火之餘則羅果何所  
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  
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字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

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  
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  
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  
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  
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况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  
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  
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  
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  
則墳衍之民哲而壽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  
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  
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  
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

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  
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  
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  
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  
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  
復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  
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  
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  
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燿竿玉璫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  
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

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  
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  
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  
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  
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  
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  
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  
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  
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  
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



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必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

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

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  
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  
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  
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  
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  
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况  
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  
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  
十有二月殷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  
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  
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  
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

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  
當氣會之文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  
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  
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  
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  
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  
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  
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  
年為辛酉巳丑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遯巳酉孔  
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  
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實言之何邪

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磬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犧尊辨

胡翰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沙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者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非為尊宋劉杲言古者犧尊與

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又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闕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沙之音豈非過乎况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始必其王名及黃長膚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

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  
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  
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夫也久矣

皇明文衡卷之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十四

辨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  
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  
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  
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  
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  
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  
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  
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

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  
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  
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  
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  
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  
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  
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水金土無不皆然至  
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尺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  
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  
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  
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  
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

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  
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  
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  
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  
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  
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  
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  
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  
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  
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  
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

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  
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  
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  
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  
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  
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  
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  
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  
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  
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  
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  
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

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  
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  
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  
兩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  
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  
用六極六十三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  
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  
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  
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  
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  
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

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  
寧此彝倫之所爲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  
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  
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  
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  
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  
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  
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  
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  
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  
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  
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矣必以鯀功之不

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  
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  
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  
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  
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  
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  
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  
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  
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  
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  
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  
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  
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  
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  
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  
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  
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  
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  
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  
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  
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

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  
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  
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  
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  
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  
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陰之位一與九對也二為少  
陰之位八為少陽之位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陰之位七為少  
陽之位四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陽之位五為少  
陽之位五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  
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  
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  
疇竝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



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願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詩辨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剛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脩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

六經無以為也奈乎秦燬之烈燔滅殆盡至漢賞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外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剛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徃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

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  
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攷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  
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邪學之何益於德  
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  
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蓋邪假使聖人  
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  
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  
秋据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  
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  
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莖葉會  
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

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  
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  
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  
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急墮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  
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  
手提耳以囑之何適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  
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  
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  
意矣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  
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

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  
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  
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  
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  
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再有曰夫子為衛君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  
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  
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子思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

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  
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聞之  
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  
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  
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  
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  
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及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  
無窮之感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  
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  
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  
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  
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

則曰夷齊於武王調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問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芣采

芣首陽之顛采芣采若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避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

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間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真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

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大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拆服史遷使不可再指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  
即書曰於是性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  
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遇武王於道也所謂  
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逐事纒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  
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  
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  
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  
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  
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  
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  
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  
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

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  
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  
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  
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  
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  
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  
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  
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  
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  
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天敬宜生鬻子辛申太公  
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諧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  
紂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

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太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

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關群小號喚而遷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始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子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  
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  
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竊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  
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妾  
居半及書武王則妾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  
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甚至值文王之死也及  
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  
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憐之迹  
而不任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  
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  
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爲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尔  
大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

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  
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  
爲之辨庶幾自比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  
之清廉頑去懦之類而不必感其叩馬耻棄以至於死然後  
語孟稱遷之意可明也夫讀論語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  
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  
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  
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聞於是非進退輕發富試不近  
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  
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  
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妄心爲此何也曰遷自言  
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



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  
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言之曰此  
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  
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  
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  
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  
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  
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  
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  
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未句曰吁嗟徂兮  
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  
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

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  
焉旣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  
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  
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  
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  
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  
則春秋之初魯滅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  
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  
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  
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  
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  
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

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証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証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旣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卷之十四終

第 3578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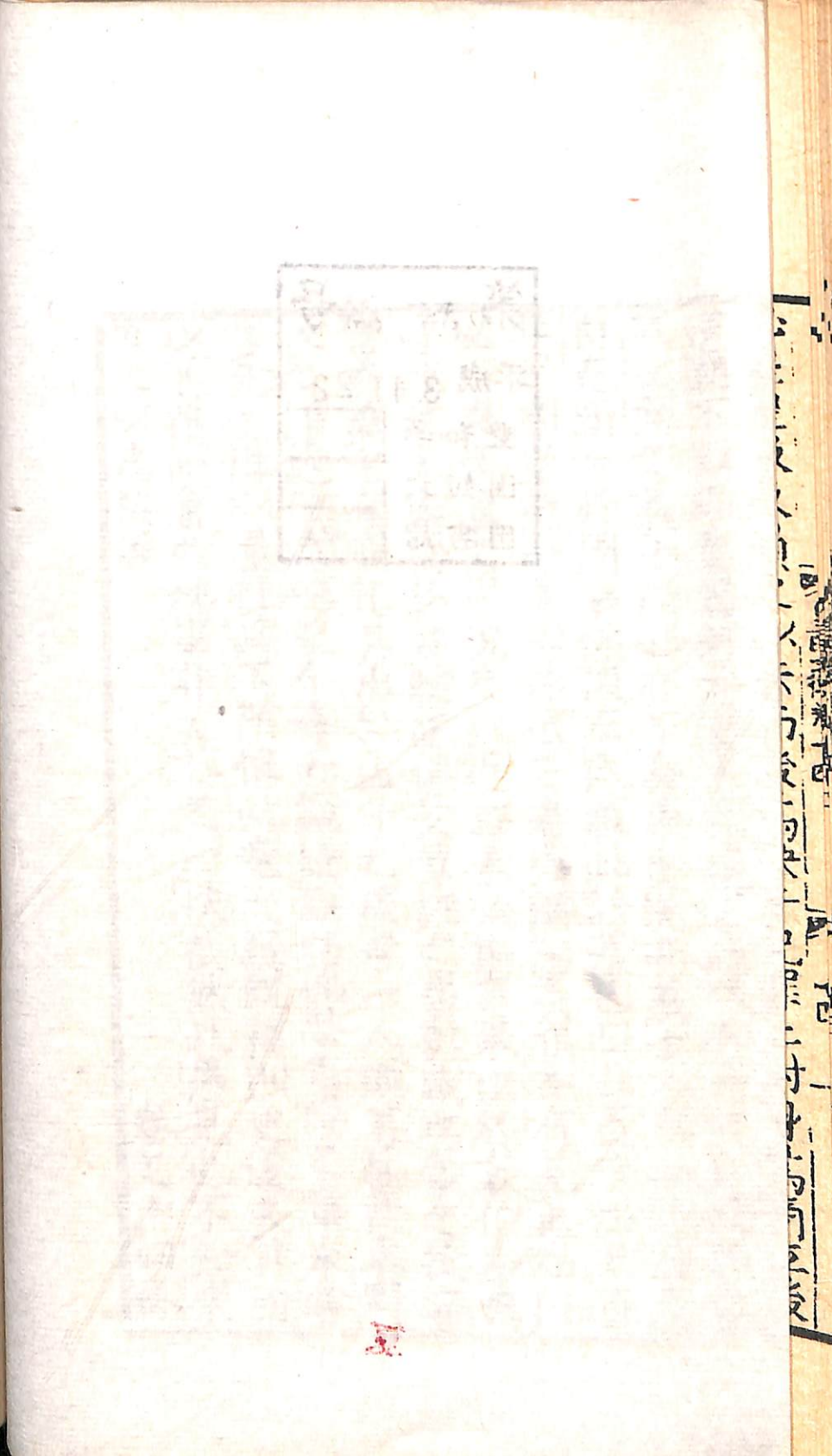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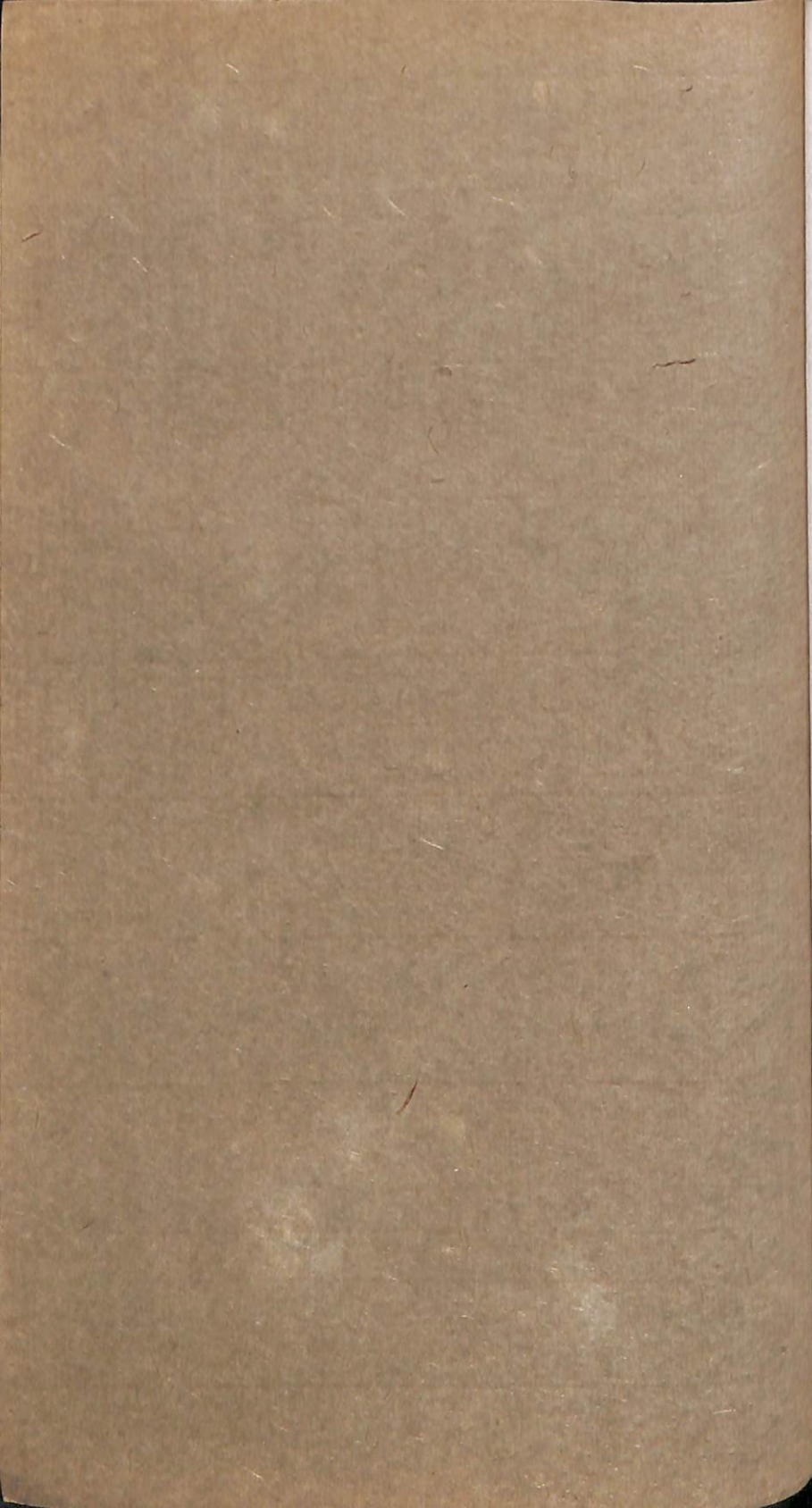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2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